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續鈔卷八

德清俞樾

奉天承運四字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太祖奉天二字千古獨見故祖訓中云皇帝所執大圭上鏤奉天法祖四字遇親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誥勅命中必首云奉天承運皇帝按此條論奉天殿名而及之是知奉天承運四字至今循用實始於明初也

朱書御札

明于愼行穀山筆麈云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羣臣

則用朱書御札今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制昉此按此則　御筆用朱自唐已然矣

文廟丁祭改用次丁

明祝允明野記云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奏立孟子祠

宋韓淲澗泉日記云崇甯閒程振伯玉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按此說未詳不知當時所奏立者止在鄒縣邪抑徧及天下也

武英殿本有案語云宋史禮志崇甯中封孟軻鄒國公

又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與此所載少異

今按鄒縣孟廟中尚存樂正子塑像而公孫丑萬章均無之

孟子配享文廟之始

宋王明清𢇁(揮)麈錄曰元豐日歷云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令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兖鄒二公配享下太常寺看詳孟子知道固當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不

必皆用同時之人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據孟子配享之議發自陸長愈宜表出之

按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孟子配享始於元豐元年而考之宋史哲宗紀書辛酉詔顏子孟子配享孔子廟庭尚在元豐八年未改元元祐也則熙豐日歷所紀自是當時之實朱氏誤以爲是哲宗元祐元年失之矣惟顏子配享不始於宋考新唐志禮樂志武德二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貞觀二年房元齡朱子奢建言釋

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然則顏子之配久矣宋哲宗紀顏子二字當爲衍文也

文廟下馬碑始於明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今府州縣學宮前有二石碑鐫文武軍民人等至此下馬其制實始於明成化時麟遊人虎臣所奏見明史列傳五十二高瑤傳末按明史高瑤傳云又有虎臣者麟遊人成化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之不言立碑然必始於此則無疑也

宋無祧廟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夢粱錄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間建正殿十三室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廟神主通爲十四室皆正中葢終宋之世未有祧廟也前人未有論及者自注云十三室者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甯宗各一室也又引咸淳臨安志太廟自太祖至理宗凡十四室

按親盡則祧古制也然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廟制各有等差故天子亦不得私其所親而違天下之公制所謂以義斷恩也自世祿廢而士大夫之廟制終不可行於

是亦其自爲祠堂其有譜牒可考者往往祀至數十世而漫無限制舉世不以爲非獨於天子之尊仍限七廟之數豈理也乎宋制雖非古然有宋一代大儒蹕起亦無以是爲言者古今異宜或不能盡拘古制乎

唐宋笏制不同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畫墁錄唐笏短厚不屈故可以擊人今笏雖段公亦無能爲也是笏至宋始薄而屈

按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是兩頭與中間但有廣狹之分而不屈也聶氏三

禮圖繪笏形微屈不合古制然聶氏乃宋初人則笏之屈恐唐之季世已然矣

高坐之始

晉陳壽益都耆舊傳云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爲從事設單席於地援此刺史坐高牀當是高坐之權輿也

古人不以垂手爲敬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今胥吏之承官長輿儓之侍主人每見必斂袖垂手以示敬畏此中外南北通例而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欹斜爲獄人

呵之曰岳某叉手正立悚然聽命是知古以叉手爲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今之垂手者倨也按曲禮云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是古人以拱手爲敬即後世之叉手也唐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文公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是此禮自三代以至唐宋不變何以明人乃以垂手爲敬而至今循之余疑此或元人以北俗變中原之舊乎

國朝杭世駿理安寺志載迦陵禪師規約站須雙足齊並不得八字參差雙手垂下不許叉手此亦可見古今之異宜矣

陳文恭公不避　御名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襍記云陳文恭宏謀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改用宏字恭避

御名前此歷數十年一切摺奏書名均與

御名上一字同

愚謂

御名無不避之理前此歷數十年當已改寫宏字惟部冊尚未追改至授東閣大學士始請將部冊改作宏字耳

忌辰禁嫁娶自雍正始

國朝葉名澧橋西襍記云忌辰向不禁嫁娶雍正五年

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忌辰婚娶爲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今時憲書於忌辰不載宜嫁娶字　世宗憲皇帝命欽天監詳議永爲定式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狠藉因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旨元微之詩禁作樂令猶唐也禁刑之令弛矣按作樂既有禁則嫁娶自不得行矣

國忌不行刑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刑統載唐太和七年勅準令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

不合釐務官曹卽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

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

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

科決作人故降此詔按此知今制　國忌日不行刑蓋

猶沿唐制也

宋賀狀通用語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今世州郡冬年二節通用賀狀

云應時納祜與國同休蓋本於晉何充賀正表云伏惟

陛下應乾納祜與天同休按宋時賀狀已有此等通用

語無怪今人之陳言滿幅矣

明代帝王簪翠花

明張萱疑耀云今制冕旒綴以珠寶不用翠福府婚余見王簪翠花兩枝頗以為疑及詢諸內侍云朝廷嘗簪之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予游都下見中官輩談主上視朝必用粉傅面及頸以表晬穆意其言或不妄按此則知明帝皆簪翠花傅粉抑何可笑

宋玉牒不止載世系

明張萱疑耀云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群雲莊

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

明代皇太子日課

明黃佐翰林記載東宮出閣講學每日講讀儀云一每日早朝退後　太子出閣陞座侍班侍講讀官入侍叩頭禮畢分班向東西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讀官向前伴讀十數徧退復原班次讀經或讀史則西班侍讀官向前伴讀亦如之一每日巳時皇太子陞座畢侍班內侍展書先講早所讀四書則東班侍講官進講一徧退復原班次講早所讀經史則西班侍講官進

講亦然講畢內侍收書訖侍書官向前侍習寫字寫畢各官叩頭而退一午膳後從容遊息或習騎射一每日晚讀本日所授書各數徧一凡讀書三日後一溫溫書日免授新書一凡寫字春夏秋月每日寫一百字冬月每日寫五十字一凡遇朔望節假及大雨雪隆冬盛暑暫停講讀按此日課之法不疏不密不知何人所定頗可法也

文華堂武英堂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洪武六年詔天下郡貢舉人亂曾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爲諸俊秀肄業之所齎秦失門

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人張唯王輝李端張翀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韈二十三日山東解額內選進五名王璉張鳳任敬陳敏馬亮召見賦詩授官亦如之唯等入堂中讀書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宋濂桂彥良等與焉濂等雖司啟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吳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車駕

應制被顧問未嘗異也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有君無臣令人感歎按文華堂武英堂當即文華殿武英殿所自始其初止堂名後尊爲殿耳禁中肄業諸生乃庶吉士之濫觴明史太祖記洪武六年二月乙未諭暫罷科舉察舉賢才即此事也其事亦見明史宋濂傳

額外大學士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雍正七年授禮部尙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爲額外大學士即今之協辦也

又云順治五年定內三院滿洲大學士爲一品漢大學

士以五品兼漢尚書爲二品十五年改殿閣名滿洲大
學士一品漢大學士仍以五品兼銜爲二品康熙九年
定滿漢大學士俱正二品兼尚書銜其時尚書亦二品
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爲正一品尚書爲從一品乾隆五
十八年　上諭大學士職居正一品無庸兼從一
品銜按自明初罷中書省而其後有殿閣大學士之設
官止五品權重秩卑殊不相稱至　本朝釐定乃始秩
然矣

參知政事高於平章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

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爲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爲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政事耳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特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爲之副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於平章事後遂沿習莫能改按此亦今人所罕知今世協辦大學士咸以參知政事擬之若依唐制則正是同平章事耳

四銜門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今世呼翰林吏部科道爲四銜門以其極清華之選也按今制則以翰詹科道爲四銜門與明代異

直殿將軍

明沈文聖君初政記云尹堅洪武中以勇力爲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擴到山莫能羈上以命堅堅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鞍勒按小說書每有直殿將軍之名明初乃眞有之然於明史無考也

明史職官志云校尉力士僉民間壯丁為之校尉專掌擎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隸錦衣衛力士專領金鼓旗幟隨駕出入及守衛四門隸旗手衛按尹堅當即力士也

明祝允明野記云今朝制選將軍謂直殿者號大漢將軍身力相應以長八尺所司以木架高八尺選者立其旁與之齊則是也擄五十觔瓢行殿廷二匝為合格

書辦之稱明初甚重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文華殿其地最為親切非如武英殿為襍流窟穴其中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

墨如宣德年閣沈度已正拜翰林學士沈粲已官右春坊右庶子尙結銜文華殿書辦正德嘉靖間周惠疇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尙書談相亦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左侍郎俱稱文華殿書辦至制勅誥勅兩房今爲閣臣掾屬然其銜自云文淵閣書辦或云內閣書辦專隨輔臣出入一切條旨答揭俱得預聞挨地亦開寄以耳目與玉堂稱寮宷非文華諸人所敢望又何論武英諸君自此遂諱稱書辦改署其銜爲辦事

又云書辦爲寫文書者通稱今兩房久次者忽自尊其銜曰掌房事其次則曰辦事至效勞者亦稱供事以自

別於書辦兩殿官亦因而效顰焉而書辦之名遂專屬於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按此知書辦之稱在明代甚重即今日軍機章京及內閣中書等官也乃萬歷以後屬之胥吏至今日而州縣之吏亦襲此稱矣

禁言官風聞言事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吾鄉艾大司寇元徵爲總憲時疏請禁言官風聞言事人或咎之近遂有疏請復風聞之例者不知乃唐武氏所𠛬非故事也唐史武后以衛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此風聞言事之始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偶讀東阿于文定公筆麈載此一

則錄之當知請禁之非過而請復者之失考也按近世以風聞言事爲言官之職不復知有此等議論矣

又按梁書天監二年詔曰成務宏風肅厲內外實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然則風聞言事自古有之非始武后時

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甯使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爲政然則風聞言事似非令典

教授兼表奏書啟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啟委教

授因而餉以錢酒予為福州但為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䇿啟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為之鄒忠公為穎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前輩風節可畏如此按教授兼州郡書啟此制似可行於今然觀鄒忠公事則知宋時學校官固重於今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是此

事政和閒有禁也

京官可便服見外吏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京官可便服以見外吏惟部郎及尤散接見巡撫藩伯憲長貲深望重者必官服耳或假歸或致仕在途俱可以便服接品官外吏雖藩伯二品之尊則以官服來者必以官服接之雖生儒服巾衫見者亦必然

京官歲用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

金蓋賚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醵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何以教廉按此知明代京官一歲所用與今時亦略相等

里士社士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洪武十九年命有司撫問高年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按里士社士之名於古未聞洪武以後亦不復賜

明祝允明野記云洪武十九年六月二日詔賜耆老粟

帛京師應天府民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按此所記較詳蓋里士鄉士之爵天下皆有之非專賜應天鳳陽二府也此二府年例較寬耳社士鄉士之異則未知孰是疑亦以鄉士爲允

班朝錄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紹熙四年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按此即今爵秩全函所自倣惟止言朝士疑外吏不載也

活字排印邸報始明季

國朝張穆亭林先生年譜引先生與公肅甥書云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家藏歷朝報狀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熙甯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卽取以進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甯中報狀皆全也按此眞可謂世家矣報狀卽今邸鈔也

印關防條記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本朝印記凡爲祖宗朝額設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則用條記其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治事卽督撫大臣及總鎭大帥亦然按此三者與今制同惟條記之名今作鈐記

木記代印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木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按今世有職守而無印者率以木記代之本此

靑面手版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外大父爲山東憲使投書於同年太倉相公書銜而下仍年眷弟今則蠅頭細書靑面手版無有敢及年字者矣按此知今世所用手版沿明制也

明制官俸有以物折者

明黃瑜雙槐雙鈔云成化五年御史李瑢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綌布之衣幌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久腐壞將歸於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藏吏檢會駔儈估直校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嚴氏被籍書畫之屬入内府者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即唐宋名蹟亦然於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

明初國子監生之重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祖宗以來最重國學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按國學生銓選與進

士等而舉人欲入國學者尙待精選是明初國子監生之重如此

雙槐歲鈔又云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餼廩人甚輕之成化巳丑進士安邑張璲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按此援例入監之始當時已甚輕之矣今人但知納粟之說不知當日又有上馬之例也

唐宋歲漕米數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居長安所運米數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次中中一百四十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

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

按我　朝定額漕入約四百萬石視唐過之視宋不及

然道光時已無全入者近時陳康祺耆郎潛紀聞詳載

其數

夏秋二稅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本朝夏秋二稅起催以六月十

月一日王溥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

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

日起徵乃知本朝循用周制

加耗之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爲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猶行之所謂加耗者此也

梁書張率傳云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問據此則雀鼠耗之說自古有之故唐明宗加耗亦循其名也

田宅稅契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令之耳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惟謹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按今田宅稅契皆買者獨輸與宋制同而晉宋舊制乃便買者賣者並出賣者且多於買者不可解也至奴婢馬牛等類宋時猶著之令甲今則否矣

十二辰堆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

驛令驛門前十二辰堆郎審所創十二辰堆郎今各衙
門堂前時辰臺也

茶香室續鈔卷九

德清俞樾

宋時人臣亦稱旨

宋袁文甕牖閒評云本朝君相曰聖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其次曰裁旨按曰知錄有上下通稱一條未及此

封贈之典至明始重

明于慎行穀山筆麈云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忍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爵敎孝之典可

謂大備矣

命婦追封不稱太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睢陽徐度卻掃編云政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歿並祭於夫若加以尊稱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名義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除去太字按今制婦人因子孫受封夫在舅姑在並不稱太制更善矣

臣下稱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唐王守琦墓志大中二載退歸私第因寢疾崩於歲十二月十五日臣下稱崩古人之無忌諱如此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孫楚王驃騎誄奄忽登遐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不謂唐人之文猶有於臣下稱崩者

明初抑南人重北人

明彭時筆記云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

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是日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按此乃天順間事其時重北人而抑南人如此且以語音爲主宜乎南人之難其選矣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託之空言而已葢六科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按此知明制選近侍官必取語音也

唐銓選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謂言辭

辨正三曰書謂書法遒美四曰判謂文理優長則以體貌言辭選士唐制已然矣

國朝循承因宋稗類鈔云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殺諫官非吾子孫刻石東京內中一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後寖不知所在按此則抑遏南人自宋已然古云立賢無方未識何以重北輕南也

經筵月講

明黃佐翰林記云會典載月講常儀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先期司禮監官陳設書籍御案如前儀至

期候上御文華殿侍衛侍儀執事進講賜宴禮同但各
官止行叩頭禮按明制經筵有月講有日講今月講之
名知者罕矣

督撫文書不下州縣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都御史巡撫地方止行司道轉
下府州縣無徑下府之理天啟間貴州安酋之亂川湖
雲貴總督一差使至衡州催餉郡守以不行藩司而徑
下府杖其人而驅之

明代官府送客乘轎還內

明楊慎升庵集云人主宮闈深遠輿輦不爲過今之官

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迴數十步之間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步寒儒乎按此可見明士大夫之驕惰矣然今人亦無送至中門之事益敵體之客皆於大堂降輿也

轎馬

宋徐度卻掃編云輔臣典藩諸使相訪者將起客使牽馬就廳主命索轎再三乃敢登轎

宋人書帖猶用竹簡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士人

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洩遂用竹兩片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版牌其後又通謂之簡版于淯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按此知南宋初士大夫書翰猶用竹簡也

唐馮贄雲仙襍記云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此亦古人柬翰不盡用紙之證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襍記云老學庵筆記紹興初百官

相見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今手本式是也曹武惠平江南還闕門進榜子云奉旨江南公幹還詣古者書皆卷子五代時有葉子則榜子卽今摺子也故可以白事後遂以書相見姓名按惲氏之意謂榜子卽葉子之類而歐陽公歸田錄云葉子似今策子則南宋初所用榜子卽簡版之異名也曹武惠所進榜子或如今制之綠頭籤乎

明代書簡稱呼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方韓都憲之莅兩廣其威張甚所得書簡大

司馬王公稱兹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已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溥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齒卲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按府縣官與總督巡撫書止稱侍生鄉生此明代風氣之古然百拜字則又今所絕無矣

釋名云書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

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按此漢時名刺之制不知所謂引筆如畫者其式如何

楊士奇帖

明張萱疑耀云余嘗見楊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筋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副啟今用副啟閱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柬面書正字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於柬面皆書正字雖甚不雅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闊紅紙帖其上間書啟字而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爲避江陵諱也按柬面書正字至今猶然殆江陵沒後旋復其舊也

申稟

宋李之彥東谷所見云有官君子趨事長官則有狀申劄申如申縣申州申監司申朝省之類吾輩尋常書問何必用申字又有所謂加拜申稟尤爲可笑按今官場

中用申字稟字乃宋代相承之例

古人用稟字有稟受之義無稟白之義後漢吳漢傳裨將虜掠不相承稟稟與承連文稟亦承也晉書王渾王濬傳論上稟廟堂此亦言承稟也推而上之僞古文尚書之臣下罔攸稟令左氏傳之稟命則不威皆是此義葢稟承上命而非稟白下情均非近世用稟字之證

書啟二字

唐溫大雅創業起居注云帝自手疏與突厥書仍命封題署云某啟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啟爲書帝曰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

人之上且啟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倘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惔按此知古人已以啟字爲重矣

昌黎集惟上鄭尙書相公上留守鄭相公兩篇稱啟其文首云愈啟餘如上宰相亦止稱書似書與啟其用有別也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白堂公事取覆宰執也稟臺公事取覆御史也覆宰執謂之白覆御史謂之稟是稟輕於白今稟啟並用而白則否矣

明時避天字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

皆作莫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有管窺霄蠡測海句葢亦避天字

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眞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者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當禁約依奏是以天字爲名宋時固有禁矣乃并行文禁用天字何也

金元字改書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國初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葢民間恨蒙古不欲書其國

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曾見宋列帝御書及妃后
翰墨皆然
旬呈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襍記云程吏王澹溪在郠所太守
不禮至不免旬呈旬呈今畫卯也
今於與
國朝程晥鶩喜集云功令領狀保結皆有今於與三字
今於字屬上與字屬下而另行空白不得其解有老吏
曰雍正朝　憲廟閱卷嫌其冗贅以硃筆抹之因遵爲
定式抹處用空白今於字止與字起則硃筆所未抹者

也

明人押字之式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朝押字之數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義凡釋褐入官者皆於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眞僞故京師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

國朝羅天尺五山志林云區都事名致遠新會人舉于鄉明末爲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惟區家晏然有得其花押者持至門室內病人立起家家走求都事門熱于要津自宮府大僚牀寵衙署皆都事花押矣

我字提行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參軍房璘妻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縣進玉石佩表草碑我唐我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恆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平定張穆附注云明王華殿試策我皇上三字提行連寫先師吳樸庵孝廉家有此卷按古牌中我字提行空格者往往有之乃明時猶有以我皇上提行連寫者則可怪矣

明代紳士謁官長禮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布政司府州縣正親民官所屬紳士必執子弟禮肩輿不入儀門必從角門出入不敢坐其正堂雖位公輔不能踰也故府縣有於儀門外搭棚安上座以逗內閣及冢宰之事其餘則儀門外有迎賓館上坐可也按察司及巡撫巡按察吏而不治民則肩輿升堂上坐無不可

又云明倫堂上士執經受業之所故本所肄業之學雖登八座位宮保不敢以賓客禮登堂若鄰州縣學則正賓位於堂可也

明李樂續見聞雜記云余一日偶訪湖郡庠諸博士董

宗伯潯陽先在諸博士送之大門外然龔御守少游郡
庠禮不走其中道中門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閻張莊
僖公丞明潘尚書季劉諸老皆然

身後請致仕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宣和以前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
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內
外高卑率爲此擬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既已閱日方
且爲之告廷出命綸音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予
爲吏部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
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卽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

後夷考其生平非有贓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太上覽奏欣納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按宋史諸臣傳往往於旣卒後書以某官致仕余始以爲疑讀此乃釋然葢緣致仕必有恩禮其家欲得此恩禮故雖已死必補爲此請宋政之不綱此亦一端也

宋史列傳中於卒後書致仕者不可勝舉尤袤傳云卒年七十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敘述甚明偶有以長洲顧曾校經廬集求序者中有尤袤傳葢顧君嘗與修無錫縣志此卽志中之文尤袤固無錫

人也其傳止就宋史本傳稍節之無甚異同乃其末云乞致仕歸八年卒則與史大異矣當由後人不諳宋朝故事疑致仕必在生前故謬爲此說余於春在堂隨筆卷七已辨之矣

喪經中行嘉禮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虞山蔣文肅公於雍正壬子七月十五日卒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于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

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按衰經之中舉行吉禮此世俗權宜之事不謂搢紳巨族而亦有此然阮氏記載殊未明晰若陳女已歸蔣則已爲杜夫人素服矣文肅之喪又何疑焉若陳女尚未歸蔣則文肅薨逝無所謂侍養矣此議自當不果陳女可守未嫁女之禮何必議所服乎當更考之

爲人後者改其父母之稱

國朝錢大昕恆言錄云古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期無改稱世父叔父之義惟漢晉春秋載審配與袁譚

書云昔先公廢紬將軍以續賢兄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見三國志袁紹傳注此是一證然本初溺愛少子以致敗亡未必稽於典禮也

胡致堂不持本生父母服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禮部侍郎胡寅文定公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于水盆內收育之旣長俾自絕于本生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詳人倫之變古今所未有也

按宋史本傳則云安國弟之子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此云兄子未知孰是本傳又云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豈致堂但爲本生父持服不爲本生母持服耶果爾理更難通矣

祭外家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爲我祭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庵嘗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春按明年不復祀之言是上谷臨終語外家之

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母卒必廢此禮今學者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爲伊川禮者失之

按明年不復祀日以程集爲正何燕泉所解亦是惟淸明家祭而以百五祭外家則世俗以四時前一日祭者亦不爲無據也

奏補奴隸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宋參政綬常患仕路人色多冗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隸補班行公獨不奏按此知宋時官至政府其奴例得奏補官職何其濫也

明初賭博之禁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洪武二十二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脚

黵面

明楊愼升庵外集云梁律凡盜黵面爲刧字至天監中弛黵面之刑黵都感切按此盜賊刺字之制所自始

三國魏志毛玠傳云漢律罪人妻子没爲奴婢黥面是黥面之法古有之但不知刺字否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契丹之法民爲盜者一犯文其腕爲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

則斬不須案籍而罪不可掩是又不刺面而文身矣此法司馬文正公稱其簡要可尚然獨不慮其能以藥力滅去之乎

手印

國朝梁玉繩瞥記云元姚牧庵浙西廉訪副使潘公澤神道碑凡人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疏密判人長短壯少與獄辭同蓋卽今手印而驗法頗異

立枷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近來廠衞多用重枷而最毒則爲

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絕偶有稍延者命鏈低三數寸則頂刻隕矣大抵因罪輕情重設爲此法以斃之曾聞京師人云倘非廠衛注意及有仇家者夜閒竊偎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每日啖一生貓亦可偷生未知果否按此卽今所謂站籠州縣官恆用之皆前明廠衛之餘毒也

門杖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門人陳僖酒閒述崇禎中浙西舉人祝淵北遊上谷寓其家一日與僖父飲酒酣忽發憤曰丈夫負此七尺貴有傳於後世耳吾欲以詩文自

見則當世已有某某度不能與爭方今可爲之事惟上書救石齊耳石齋謂漳浦也明日遂入京師詣長安門上疏論救予門杖舊例門杖甚於廷杖十死八九祝談笑解衣無恐怖色臨杖內監曰奇男子也令輕其罰貫定梁金吾淸宏石護持之得遣戍明季士人好名如此按世知明代有廷杖罕知有門杖

絹易首級

明張萱疑耀云宋太祖謂逻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逻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逻人可盡今制敵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按此則宋明皆有以絹銀易

首級之法

代身金人

明沈徳符野獲編云嘉靖初安南不賓時閩人林希元爲欽州知州上言安南可取夏文愍新登首揆以保境息民爲言僅令莫登庸歸四峒獻代身金人遂罷兵又云元時獻代身金人以精金爲全軀以大珠爲兩目不知莫登庸所獻其製何若按此知前代之服外夷有獻

代身金人之說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萬歷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故罪視莫登庸

有閒叚立面肅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爲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按觀此乃知前明代身金人之式

婦人裸撲

明張萱疑耀云宋嘉祐閒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

國朝喬松年蘿藦亭札記云司馬溫公集有請停裸體

婦人相撲爲戲劄子蓋皇帝御宣德門百戲之一也此即唐人潑寒胡戲之遺意所謂裸者殆只袒上身非全體赤露耳

元宮中飲宴之名

明陶宗儀元氏掖庭侈政云宮中飲宴不常名色亦異碧桃盛開名曰愛嬌之宴紅梅初放名曰澆紅之宴海棠謂之暖妝瑞香謂之撥寒牡丹謂之惜香落花之飲名爲戀春催花之設名爲奪秀

明代元宵放燈十夜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永樂七年正月十一日聖旨

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這幾日官人每都與節假者民間放燈從他飲酒作樂快活又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勅諭上元屆節特賜百官假十日在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爲樂以上二例皆載在令甲每年終禮部引例請旨許來年新正民間放燈十晝夜葢比之宋初錢俶增三日又展二日

又云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賜文武節假二十日至五年八年亦然此又特恩非常例也

明歷與今異

國朝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云鏡濤以明萬歷八年大

統歴殘本出宗其與今本異者每月交中氣後又數日而日躔某次少或六日多則十一日稱一日二月三月而無初字建除十二辰在二十八宿之上書上下弦望而不書合朔亦不注時刻節氣有時刻而無分又月內有盈虛日按此條固與今異而所謂盈虛日則更所未詳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國初歴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吳元年遡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按此則明一代

之歴亦自有異

朔六日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載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云先中憲亦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按明歴書止稱一日二日無初一初二之稱故稱朔六日今久不聞矣又按此知明時鄉塾正月朔六日開館十二月二十四解館較今爲密矣

八大八小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先王大父終養歸後入補官時嚴

分宜當國故舊識也以一紗二扇謁之嚴欣然款接受扇而卻紗蓋嚴雖黷貨自是暮夜所入其尋常交際當時皆然不以為怪也二十年來即平交必用二帑至於四至於六今且至八帑而以他物如數備之謂之八大八小而當之者反以為俗套不肯盡收乃於八大八小之後另開珍異及土宜適用之物以備選擇按今世所行八色之套禮當起於此